

世界异神

上

QIJIEYISHENG

落情泪◎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异神^上

QIJIEYISHENG

落情泪◎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界异神/落情泪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0 - 4

I. 七… II. 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10 号

七界异神

著 者: 落情泪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54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0 - 4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featuring two stylized dragons facing each other, with the title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centered between them.

第一章	残阳绝唱	1
第二章	锁命岛	28
第三章	道德天君	54
第四章	冷杀追魂	79
第五章	通灵秘术	106
第六章	风力元素	133
第七章	摄魂魔音	159
第八章	血杀出鞘	186
第九章	蓝头妖蛇	212
第十章	寒冰门	236
第十一章	毒方谷	260



第一章 残阳绝唱



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月亮不知隐匿在何方。

村庄里的居民已经沉沉地睡去，不远处的道路上，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近。马背上的人们，穿着统一的夜行衣，包裹着全身，只露出一张脸，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背后的兵器裹在黑色的长布中，只露出一把剑柄。

片刻，马背上的人群已经来到了村口，村庄里依然静悄悄的，只隐约地听见打鼾声此起彼伏地响着。

这群人从马背上跳下来，他们大概有二十多人，领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当他清点完所带的人群以后，对他们点点头，快速地沿着旁边的小路，向村里而去，从他们移动的速度和动作看来，都是这世界上等一的高手，而脚下所用的轻功，正在当今最大门修真门派的绝学——幻影迷踪。

修真门派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存在，他们很少出现在普通人的世界上，即使有，也只是偶尔几个出来游历的，大多时候他们都在自己门派的山上修炼，以达到传说中的实力和那个让天下所有修真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然而今天，在这个小镇上，突然出现这么多人，一个个化装成普通武林高手的样子，不难看出，接下来的事情，是一次秘密行动，很有可能修真门派的腥风血雨即将在这一刻上演。

当这群人来到一家偏僻的房屋前，停了下来。领队的青年做了一个手势，其余的青年便从背后抽出剑紧握在手中，他们手中的剑看似普通，却不普通，当这些人把剑握在手中的时候，一层淡淡的蓝光从剑身上缓缓散发开来。

众人在房屋的四周分散开来，快速地向房屋靠近，当他们离房屋还有五米的时候，却见房屋顶上突然炸开，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直射而出，每个人的手中皆握着一把利剑，剑在他们的手中嗡嗡作响，男人手中的剑身上还散发着耀眼的银光，女人手中的剑也流转着银光，却暗淡了许多。

这群人看见目标已经出现，快速地向后退了几步，等待着两人落在他们的围圈之中。

领队的青年看见夫妻两人剑身上散发的银色光芒，先是一愣，眼神中充满了惊讶，片刻消失不见，他毕竟也是修真的高手，这种情况还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心志。

夫妻两人从空中缓缓地下降，落在地面上，却没有带起一粒灰尘，从刚才领队



的惊讶和他们手中剑身的光芒，便可以断定，两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修真高手，内力已经炼到收放自如的地步。

这时，夫妻中的男人说话了，他的名字叫段晴空，段晴空喘息着看着眼前那位领队的人，难以置信地说道：“七师弟，难道你真的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吗？”

那位领队，也就是男人口中的七师弟，名叫张圣全。张圣全深情地看着曾经的大师兄，无奈地说看着他，却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道：“大师兄，这些年你的功力又有新的突破了。”

段晴空听见以后，嘴角微微一笑，似乎有一点不屑。

张圣全从段晴空的眼神里面也看出了他们的想法，于是说道：“你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二师兄要杀你，掌门的命令我们无法违背，我只能照他的命令办事。”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而后缓缓地说道：“你放心，今天我绝不会出手，只要你们能逃出我的死门阵，我就放你们走。”

旁边的一个手下听见领队人说出这样的话，提醒似的说道：“门主，掌门不是让我们……”

“有什么事我来担当，你们尽力就可以了。”张圣全打断了手下的问话。

“好！”段晴空笑了笑，有一点嘲笑的感觉，只见他把剑轻轻地举起，悻悻地说道：“既然他无情，也别怪我无义，七师弟，得罪了。”说完，他和妻子同时飞向早已摆好的死门阵，只是他们飞行的方向是反的，一个前方，一个后面。他们都知道死门阵是绝杀八阵中攻击最强的一个阵法，要是让周围的人联合攻击起来，即使功力再高，也难以逃出阵外。当然，也逃脱不了一死。

绝杀八阵是残阳派的镇山阵法，当八个阵法同时发动的时候，当真是所向披靡，即使天神下凡也很难逃脱。自残阳门建派八百来以来，八阵还没有同时出现过，即使其实普通的一个阵法就可以对付一点胆敢挑衅的门派。

八阵分为东南西北和天地生死，死门阵无非是残阳八阵中最强大的，里面的修真之人，内力之深，手段之狠，是一般的门派难以企及的。一般的三流门派，只要死门阵的人同时出动，即使不摆开死门大阵，也足以让一些较小的门派承受灭门之灾。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残阳派在修真门派中独领数百年。

修真门派很少发生大规模侵略性的战争，他们大多的人已经看破世俗，专心修炼。但是，门派之间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夜，虽然很黑，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级别的高手，是无法影响他们的技术和速度，对于修真的人来说，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黑夜已算不了什么，只要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便可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听声辨位。

死门阵里面的人，看见两个人握着剑飞了过来，快速地举起自己手中的剑迎了上去，张圣全抬起右手，在四周布下了一层结界，他可不想让今天的秘密行动传出去。结界是透明的，外面的人可以看见里面，但是里面的声音却无法传递出去。



剑与剑撞击后，发出清脆的声音，尔后快速地弹开，很难看清楚他们的速度和动作。夫妻俩同时默契地退了回来，对望了一眼，刚才的一击只是试探，虽然他们在门派的时候就知道死门阵的存在和厉害，但是究竟有多厉害，还是一无所知的。

绝杀八阵中，每一阵都是二十五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站四个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位子留下二人，最后一个人是阵法的阵眼，也是功力最高的人，在阵法发生变故的时候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损失减到最小。阵眼之人也是这一门的门主，而眼前的死门阵，他们的门主就是——张圣全。

夫妻两人动了，再一次向刚才的地方挥剑而去，这一次他们都用了七成的内力，看样子他们要来真的了。两人快速地在人群里面游弋着，虽然双方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死门阵里面的人们凭借着默契的配合，渐渐地缩小着控制的范围。他们知道，用不了多久，当中间活动的范围只有十米左右的时候，就是夫妻两人葬身的坟墓。

蓝色的剑光和银的剑光在天空快速地交织着，让整个夜空都变得绚丽起来。

夫妻两人在这个时候也同样感觉到了危机，用全身的内气抵抗着剑气，依然无法突破这几乎看不出破绽的死门阵，绝望在他们的心里缓缓地产生。

就在这个这时，女人的肩膀上突兀地中了一剑，剑口虽然不是很深，但溢出鲜血的速度却不慢。段晴空看见自己的妻子中剑后，心里很是气愤，当然还有一点心痛，他一生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曾经发过誓，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她。他不喜欢打打杀杀的日子，只希望与妻子和儿子过平平常常的生活。为此，他放弃了继承掌门的位置，可是今天，他依然无法逃脱本派人的追杀。

女人的名字叫董晓柔，此刻她伤口上的血，还在快速地流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有些力不可支，但是她仍然在坚持着，坚持着。

董晓柔的功夫不如自己的丈夫，她知道如果不是丈夫为了带她一起突破出去，以丈夫的功力，一定可以一个人逃脱这并不是很强大的死门阵。这一刻，她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累赘。

董晓柔亦然很爱自己的丈夫，她在门派的山上，每时每刻都在缱绻缠绵地思念着他们之间的每一个相处的情景。她十七岁在山上邂逅自己的丈夫，并且相恋，在一起几十年来，他们从没有吵架过，她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丈夫总是让着自己。

这个时候，她明白，如果阵法再缩小几米，即使丈夫有再高的武功，也很难逃脱出去。瞬息，她想到了死亡，想让自己死在对方的剑下。当对方一个人手中的剑将要挥动的时候，她几乎放弃了抵抗，闭上双眸，在心里暗道：永别的老公。而后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可是，就在剑即将落在她头顶的刹那，只听“哐”的一声，被另一把剑撞开了，而这把剑的主人，正是她的丈夫。

段晴空仿佛看出了妻子的心思，打落妻子头顶上的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眼角一滴泪水正在轻轻地滑落，透过空气，落在弥漫着满天灰尘的土地上，激起一朵朵斑驳的泪花。只是这一幕，正在厮打的双方并没有注意。远方的张圣全把这一幕看着眼里，心里突然一痛，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段晴空飞快地把手中的剑举过头顶，突然原地飞起，剑尖向下一挥，蓦地大叫道：“落——叶——残——阳。”

张圣全听见这四个字以后，脸色突然间变得苍白，对旁边的手下大声喊道：“不好，都别去躲，全力防御。”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招意味着什么。

张圣全的话刚说完，只见段晴空在天空高速地旋转着，手中的剑在旋转中激起一道道剑浪，刚才还是银色的剑光，在这一刹那变成了淡淡的金色，他握剑的手在颤抖着，似乎不能完全发挥这一招的威力。

突然间，张圣全心里跳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俨然知道了段晴空刚才做了什么，但他来不及想太多，结界里面的剑浪让自己难以承受。

须臾，四周的结界已经被段晴空使出的剑浪，变得扭曲，变形，最终消散。

张圣全也在这个时候从嘴角留出一股血液，显然受了内伤。

死门阵里面的人痛苦地抵抗着扑面而来的剑波，凡是内力差一点的人，身体已经出现了透支。此刻的他们想跑也跑不掉，一旦他们放弃了防御，足以被一道道剑波杀死千万次。每个人的脸上都流出豆大汗珠，内力也在快速地消耗着，就在他们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剑波逐渐地慢了下去。

段晴空的旋转变得已经可以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了，这时候的他，体内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内力，但他仍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把怀里的妻子远远地抛了出去，抛出了包围的区域，而他自己也沉沉地从空中摔落了下去，尘土飞扬。接着，就是一把把利剑缓慢地插在他的身体上。那一刻，段晴空俨然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嘴角勾起一丝微笑很幸福的那种，最终他缓缓地闭上双眸，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一声金属破碎的声音从他的身体发出，响彻了整个夜空，声音是那么的清晰，带有一丝凄凉。所在的都是修真之人，他们都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段晴空在最后的时刻，燃烧了自己的真元球，用生命之火瞬间提升了自己的内力，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破开阵法。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救一个人，一个他今生今世最爱的妻子。

燃烧生命的真元是所有修真之人都知道的事情，也是所有修真之人都不敢去做的事，燃烧了生命真元，也就燃烧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可以在瞬间把自己的力量提升了一个新的档次，但是所带来的结果是难以承受的，真元会随着那瞬间爆发的力量而烟消云散，甚至连转世，或者从塑身体的机会都没有，那是灵魂绝对地毁灭。

“不。”董晓柔看见自己的丈夫死在本派人的剑下，歇斯底里地喊着，泪水在丈夫发起残阳剑法最后一招的时候，已经氤然了整个眼眶，如断了线的风筝般，簌簌地淹没了她的世界。在二十米外的董晓柔，完全可以轻松的逃脱，而她却没有动，怔怔地站在原地。



丈夫为了救自己而燃烧了生命之火，自己又怎么会抛下他而去呢！董晓柔的世界不啻在瞬间彻底地暗淡下去，脑海中完全是彼此曾经的记忆，凝固的视线停滞在空灵的角落，幻化出一幅幅灰色的画面。

那段画面宛如一幕幕往事的再放镜头，在记忆中慢慢地放着走着，曾经的欢笑，曾经的甜蜜，曾经的岁月在这一刻沦为永远的曾经。董晓柔的心已经碎了，再也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模样。这个时候她明白，丈夫去了，她的世界亦是索然无味。

张圣全带着死门阵的兄弟向女人靠近，由于都受了重伤，速度很慢，有些内力差的甚至都无法站起身来，在师兄帝的搀扶下拖沓地走着。董晓柔似乎没有发现他们，眼神也变得迷离。或者说，当他们不存在一般，茫然地伫立着，良久，良久。

张圣全来到董晓柔的面前，有些内疚地说道：“对不起，大师兄已经去了。”

董晓柔冷冷地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抬起头，淡然地看了他一眼，但是瞳孔中已经失去了光辉。

张圣全想了想，对董晓柔说道：“你走吧！我绝不会再追杀你。”

“门主。”一旁众人轻声提醒道。

“滚，都给我滚。”张圣全在段晴空使出“落叶残阳”的那一刻，才知道掌门师兄为什么要让自己来追杀他，虽然那只是强行使用，但是用不了多久，他相信自己的师兄可以达到师傅都无法修炼到的境界。杀他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地位，还有一点就是杀了段晴空以后，带走他手中的剑。既然任务已经完成，又何必在下痛手，对于眼前的人，张圣全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一群手下缓慢地离开了，说离开，其实也就站到了一边。这个时候，张圣全说道：“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他还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深情款款地看了董晓柔一眼，转身离去。

张圣全刚走几步，董晓柔动了，她抢过旁边一个体力不支的手下手中的剑，飞快地划过自己的颈部，脸上亦然露出了笑容，仿佛代表着重逢。

“为什么。”张圣全蓦地转过身，看见已经奄奄一息的董晓柔，快速地跑过去，在她身体倾倒之前，紧紧地抱在怀中。他的手下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不知不觉地站到了一边。张圣全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从自己的脸庞落在干涸的地面，最后滴打在还没有凝固的血泊中，他心中的那个结也在这一刻解开，只听他喃喃的说道：“小柔，我是叫你小柔呢！还是叫你小师妹？”

说到这里，张圣全的话变得有些哽咽：“你知道吗？在我到残阳山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心里就莫名其妙的留下了你的身影，很多次想和你说，都没有说出来，而我想鼓起勇气想对你表达爱恋的时候，却看见你和大师兄甜蜜地依偎在一起。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也在心里深深地祝福你们，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便拼命地修炼，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武功上超越大师兄。”

说着说着，他的眼泪流得越发厉害，他继续说道：“我也不想这样，二师兄居然



用掌门令来压迫我……看见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心真的很痛……柔儿，你真的好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听见了刚才大师兄燃烧生命真元以后发出的金属破裂的声音，他知道小柔也去了，也以大师兄同样的方式离去了。

张圣全紧紧地把董晓柔抱在怀里，脑海中也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把董晓柔轻轻地放在地面上，才发现地面上有几个字，他知道是董晓柔临死前听见他的话以后留下的。看着用血凝聚成的几个鲜红的字，他的脑海蓦地一片空白。

片刻，张圣全拿起手中的剑，站在旁边的空地上，手掌之上用自己全部的内力凝聚出一个银白色的真远球，凝重地抛向身前的土地上，炸出一个两米多深的坑，接着又缓慢地把董晓柔和段晴空的尸体放了进去。

最后，张圣全深深地看了一眼，把旁边的尘土快速地推进去，尘土飞扬，掩盖了两人和他们的模样。曾经残阳山残阳派最为强大的高手，就这样羽化而去，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张圣全掩好土灰后，正准备离开，突然不远处的山林中传出一声响动，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一个手下在远处听见以后，警惕似的对张圣全说道：“门主，那里好像有人，会不会是……”他也怀疑那是段晴空的后人，只是不敢确定。

“既然事情已经办好了，你们先走，我去看看。”张圣全收起泪水，缓缓地说道。

一群人心心里很是疑惑，但不敢忤逆张圣全的意思，只好点头说道：“是，门主。”说完以后就离开了。他们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是带走了两个人手中的剑，慢慢地消失在夜幕中。

段晴空的剑，不是普通的剑，而是残阳派的镇派之剑——残阳剑。

张圣全来到丛林边，看了一眼漆黑的林中，淡淡一笑，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他没有说出来的是，这次之所以答应来追杀大师兄，是因为他真的很想看董晓柔一面。谁料，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其实丛林里面的人是谁，他早已经知道，即使小柔不说，他也会放过他的。

很久，很久，空气中静谧得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一个小男孩的头伸了出来。

小男孩是夫妻两个人的孩子，名字叫段尘风，他看见父母就这样轻易地离自己而去，痛苦得不能自己，从小他就生活在这个村庄里面，对这里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每一处花草树木都是那么的熟悉，可是现在真的要离开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不禁泪水轻轻地滑落，一直流到脸颊。

从小，段尘风父亲就教段尘风修炼真元和残阳剑法，他认为懂得了修炼，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保护了自己，他也算是百年一见的奇才，小小的年纪，已经把残阳剑法炼到第五式了，这种速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只是真元修炼得明显不足，到现在体内的真元还只是黄色的真元球。段尘风的父亲一直很喜欢这唯一的儿子，在生活上有点宠惯，但是习武的时候却是换了一个



人似的严厉，这也是段尘风武功迅速提高的原因。

虽然第五式“残阳落日”已经被段尘风简单地掌握了，可是对于他这个年龄，他那点可怜的真元内力，还发挥不出什么威力。在这满是修真的世界上的地方，根本算不了什么，或者说一个修真十几年的高手就可以把他一招击败。此刻，在漆黑的夜幕中，段尘风的心里乱乱的，他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哪里才是他去的方向。

段尘风来到父母的坟前，他没有在坟前留下墓碑，因为他认为没这个必要，就让自己的父母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吧！段尘风没有哭，这个时候他知道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怔怔地看着父母的坟墓，但是他发誓总有一天，当自己的功力强大了以后，一定要为父母报仇。他这么想着，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空隐隐地出现一丝亮光，天就要亮了。段尘风从睡梦中醒来，看着眼前冰冷冰冷的坟墓，跪在地下，凝重地说道：“父亲，母亲，尘风走了，等我为你们报仇以后，一定要来这里安一个家，永远陪伴你们。”段尘风说完了以后，缓缓地站了起来。而后，转身就走，走着走着，蓦地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父母最后一眼，带着一滴泪水离开了这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地方。

风，从四周肆无忌惮地吹来，吹得段尘风凌乱的头发更加凌乱。

宁静的小路上，段尘风一个人缓慢地走着，行尸走肉般游弋于天地间。

“你走路怎么不张眼睛？”一个大汉被段尘风撞了一下，不满地说道。

段尘风没有理会他，继续这么走着，大汉看着眼前的小孩，仿佛司空见惯一般，摇摇头也走开了。

段尘风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村外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段尘风知道，叫木临镇，是这一带村庄唯一的镇子。父亲总喜欢带他来这里的一家饭店吃烤鸡，清蒸鱼，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每次吃完了以后都回味无穷。只是现在，虽然肚子已经饿得叫个不停，但是却只能吞着口水。

刚修炼的修真之人也是需要吃东西的，他们不足以把天地间的庞大的灵气转换为能量，只能借助食物来补充身体的饥饿，当体内的真元球达到蓝色的境界以后，就可以慢慢地吸收天地间的灵气，一边修炼一边维持身体的能量消耗。

真元球的修炼是大多数门派的修炼法门，他们以真元的颜色来划分内力的深浅，也有少数的门派经过上千年的修炼研究，拥有个独特的修炼之法，他们依靠真元凝结的形态来提升功力，虽然他们修炼的速度很快，但提高到一定境界以后就很难有新的突破，这些修真之人也被称做修真界的异类。

对于修真之人来说，都明白真元达到蓝色境界代表着什么，蓝色真元就像是修真中的一个门槛，资质不好一身都无法达到，凡是达到以后，内力都会突破一个新的层次，比如说一个拥有蓝真元球的修真高手，足可以轻易对付五个以上比他低一个境界的修真之人，可见这门槛突破的重要性。

修真之人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不仅要看先天发育的骨骼，最重要的还是那虚无



缥缈的悟性，当然不排除有奇遇的可能。修真之人的传说里面，当真元球修炼到一定境界，真元球会变破碎，破碎的真元会瞬间融合到你的身体里面，同时会撕裂开一个空间，迎接你去另一个世界。

当然，这只是修真世界里面的一个传说，至于有没有仙人，能不能达到那个境界还没有人可以肯定，唯一肯定的就是修真之人比平常的百姓活的时间要长得许多，内力越浑厚，存活的时间就越长。

段尘风摸了摸口袋，里面没有一分钱，家里的钱他知道放在哪里，可是那个家已经不存在了，在父母被围杀的时候，已经沦为了废墟。没有钱，段尘风不知道怎么办，只是站在卖馒头的客栈前久久地低回，脚不想在移动半步，心里只想饱饱地吃一顿，哪怕是一个白面的馒头也好。

段尘风这么想，只能眼睁睁地想着店铺里面的美味。店里面的生意或许太好，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都低着头忙着吃饭，没有人注意到店外渺小的他。行人们一如过客般从他的身边悠然而过，却没有多少人看他一眼，俨然都当他不存在。

时间慢慢地推移，段尘风的肚子也越来越饿，来往的行人终于少了些。这个时候，从店铺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大概有四十多岁，头发上略微夹杂着一丝白发，一张圆圆的脸蛋吃得油光满面，和蔼可亲，身体有些肥胖，走路来一晃一晃的。他是店铺的掌柜，段尘风认识他。

掌柜走到门口，正好看见有些发抖的段尘风，忙走到他面前，关心地说道：“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父亲呢？”掌柜也认识段尘风，因为段尘风的父亲经常带他来这里吃饭。

段尘风带着凝重的神情看着掌柜，就那么看着，没有说话，掌柜的话勾起他心底的痛苦，曾几何时，他依然陪伴在父亲和母亲的襁褓里面，开开心心地来这里吃饭。

可是现在，就在昨夜以后，什么都改变了，他再也不能和父母一起来这里吃饭，段尘风想到这里，泪水情不自禁地隐逸在眼角，他努力地不让自己哭出来，默默地承受着。想想他才十二岁，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打击。

掌柜也看出了段尘风不对的地方，他看地出来，眼前孩子的眼中充满了忧郁和悲伤，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呢！掌柜在心里想着，毕竟他父亲段晴空曾经对自己也不错，现在他孩子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帮他一下。

想到这里，掌柜对段尘风说道：“尘风，饿了吧！到伯伯的店里面吃点东西好吗？”掌柜老板的声音是那么温柔，仿佛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可能因为掌柜没有娶妻生子吧！这些年来，他一直把来往的小孩当做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他们都特别的关心，可是今天，这个昔日和掌柜关系还好的段尘风却没有开心的神色。

段尘风听见掌柜的话以后，轻轻地摇了摇头，缓缓地闭上双眸，尔后睁开，对



掌柜感激地说道：“谢谢李伯伯！”说到这里，段尘风停顿了一下，在心理仿佛作着某种决定，接着，又坚定地说道：“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段尘风蓦地转身，往身后的道路上，径直而去，脚步是那么的决然，没有半步的停留。

风中，一滴眼泪在段尘风的脚下静静地滑落，消失不见，深埋在尘土中。

掌柜没有想到段尘风会这么说，他心里有种预感，就是段尘风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忙跑到店铺里面，匆忙地拿了些银两，像段尘风消失的地方追赶而去。掌柜没有学过武功，跑起来速度很慢，一晃一晃的，看起来有点滑稽。

当掌柜赶出来，来到那条路上的时候，段尘风早已消失不见，他心里总有些不详的预感，至于是什么，又说不上来，最后无奈地摇摇头走回了自己的店铺里。

掌柜走了以后，段尘风从旁边的树林里面钻了出来，感激地看了一眼店铺的方向，转身离去。

没走多久，一个商队从段尘风的身边走过，当商队走到一半的时候，只听见车队里面一声“停”，前行的队伍缓缓地停了下来，马车停稳了以后，一个年老的人从上面走了下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他来到段尘风身边，拉起段尘风的小手说道：“孩子，你怎么了？”

段尘风实在是太饿太渴了，走路的脚都有些不听自己的使唤了，他听见有人和他说话，抬起头看见一脸和蔼的中年人正和他说话，心里顿时升起一丝好感，开口说道：“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那位中年人笑了笑，说道：“我姓许，叫许文天，你叫我许叔叔好了。”

段尘风听见以后下意识的抬起头，喊了一下：“许叔叔。”

许文天看着段尘风，看出了他有心思，接着说道：“孩子，有什么事可以和叔叔说说吗？”

许文天的话让段尘风心里一阵悸动，说道：“没，没什么。”

“可以告诉叔叔你一个人要去哪里吗？”许文天问道。他知道眼前的小孩心里一定有着极大的事情，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他也没有再问。

段尘风的嘴唇张开了一下，但又快速地合上，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道：“我没有家。”说完以后眼泪突兀地流了下来。

许文天一股恻隐之心涌出，把段尘风抱在怀里，一边向马车里面走去，一边说道：“走，去叔叔家。”

段尘风在许文天的怀里轻轻地点着头，这一刻他感觉在许文天怀里是那么的舒服，仿佛回到多年以前父亲的怀抱，可是那一切再也回不过去了，想到这里，依靠在许文天怀里地头又紧了一些。

坐在马车里面，许文天招呼下人拿了一些糕点，等糕点送来以后，许文天拿到段尘风面前说道：“孩子，吃吧！”

或许段尘风实在饿坏了吧！拿起眼前的糕点就拼命地吃了起来，没有任何顾忌，



一盘糕点很快就吃完了，体内的饥饿也已经消除许多，他接过许文天递过来的水杯喝了一口，而后从心里真诚地说道：“谢谢叔叔。”

许文天很是同情这个孩子，一丝犹豫从眼眸闪过，而后坚定地说道：“孩子，以后你就在叔叔家吧！”

小尘风点点头刚要说什么，马车外发生了变故，只听一个青年的声音传来：“许文天，想不到你躲在这里，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你啊！”

许文天轻声地对段尘风说道：“你在这里坐着，发生再大的声音都不要出去，我出去一下就来。”说完就走出了马车。

来到车外，许文天看见来的人，一共有三个人，全身包裹着黑衣，只露出两个眼睛，带头的一人看见许文天，笑着说道：“许文天，我们又见面了。”

许文天也对着黑衣人微微一笑道：“是啊！我们又见面了，不过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习惯。”黑衣人冷冷一笑道，“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是吗？”许文天对视着黑衣人的眼神，一点也不畏惧地说道，“你们修真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想，是不是违反了你们修真界的规矩。”

“违反了又怎么样，再说你也是一半的修真世界的人。”话声一转，黑衣人冷声说道，“无论如何，今天我都要你葬身在我的剑下。”

“哦，我倒要看看是如何葬身在你的剑下的。”说完以后，手一挥，旁边的商队之人摇身一变，换作一个个修真之人保护在许文天的身前。

黑衣人看到这些人以后，不屑地笑了笑：“就凭他们，你也想活着离开吗？哈哈……哈哈！”

接着，只见黑衣人的手虚空一挥，一个飞轮出现在他的手里，飞轮入手以后，他的身体周围一米的地方出现黑云般的雾气。

“黑天轮。”许文天的心里有些惊讶，想不到黑云庄的镇庄之宝出现在眼前之人的手里，看他的年纪不大，却有如此的道行，不禁怀疑起他的身份。

黑天轮脱手而出，瞬间朝许文天飞来，速度之快，很难分辨的出它飞行的轨迹，前面的人握住手中的武器，盯着黑雾中若隐若现的黑天轮，他们知道若是一不留神，便会葬身在这十大凶器之一的黑天轮之下。

“轰”的一声，集合数十人之力却无法抵抗黑天轮的一击，众人皆吐了一口鲜血，飞了出去。

黑天轮的黑色光芒只是在刚才双方相拼的时候隐隐暗了一下，但瞬间就回到黑衣人的手里，恢复了原本的光彩。

“咦？”黑衣疑惑地发出轻声，因为他发现在许文天身后有三个人始终没有出手，三人两男一女静静地站着，靠前的男人年龄微微长一些，穿着一身青色的修炼之人



常见的长衫，后面一男一女看得出还很年轻，大概二十多岁，男的一身白色的长衫，女的一身淡绿色的连衣裙。

以他的功力居然看不出靠前那人功力的深浅，后面的两人功力也只与自己相差无几，他明白这可能是许文天暗请来的高手。

黑衣人不再等待，手中的武器再次脱手而出，比上次攻击的速度更快，眼盾就要来到许文天的面前，一个孩子童声从后面传来：“不要。”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幼小的身影已飞到许文天的身前，试图挡下那一招毫无破绽的攻击。

众人眼中满是惊讶，他们不知道眼前的小孩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都忽略了微不足道的他。

就在段尘风即将断送在高速旋转的黑天轮之下，许文天身后一直没有出手的三人动了，只见一道紫光和两道蓝光同时射向黑天轮，黑天轮在接触的三道光芒的时候蓦然在空中停滞了一下，轮身黑色的光芒也随之暗淡下去，接着，没有任何响声，按照飞来时的方向飞了出去。

许文天伸手把段尘风抱在怀里，却见他昏了过去，摸了下他的脉搏，发现没有什么大碍，心里也放心了。

黑衣人伸手接住暗淡的黑天轮，嘴角流出一丝鲜血，他伸手抹去嘴角的血液，缓缓地对着刚才出手的人说道：“好功夫，想不到许文天也要请冷杀门做护卫。”说完以后他对身后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

刚才出手的三个人听见对方说出自己的身份，先是一惊，接着淡然一笑，没有否认。

黑衣人身后一直没有说话的两人也动了，片刻，在他们的手里也出现了自己的兵器，左边的黑衣人是一把弯刀，刀上散发着冷冷的寒光，刀的中间有隶书一个“刀”样小字。右边之人手中是一把剑，剑上的光芒更加诡异，黑雾中萦绕淡淡的紫气，而紫气中那个“剑”字也越发明显。

“刀剑双煞。”许文天看见他们两人的兵器，不禁一愣，这两人可是成名几十年的修真高手，想不到今天却出现在这里，难道刀剑双煞依附了黑云庄不成。

“不错，正是刀剑双煞。”黑衣人一边说着，一边把内力缓缓地输入在手上的黑天轮之中，黑天轮再次散发出原本的光芒。他看着刚才出手的三人说道：“今天就让我领会一下冷杀门的绝技虚无剑气吧！”

三人的身体在黑衣人的话声消失前也动了，身影一闪，同时出现在许文天的身前，带头的穿青色长衫的人对许文天说道：“许先生，你和你的手下站到一边，他们几个就交给我们三个好了。”

许文天点点头，抱着昏迷中的段尘风与刚才同黑天轮一击的手下走到一边。

三人见许文天等人走开了，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动作很快，也很默契。三人的武器远远的看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剑，并且剑身的花纹也是一样的，不难看



出是出自一个人的打造手笔。

剑很锋利，微微带动周身内力，剑身上便有流光转动，黑衣人看见三人拿出的剑高声说道：“果然是好剑，第一铸造大师的剑就是不同凡响。”

“动手吧！”青色长衫淡淡地说道。

“好。”黑衣人动了，全身的黑雾突然从身体涌出，左手拿着黑天轮，右手不停的变换的手势，片刻，只听他说道，“接我一招‘黑暗轮回’。”

瞬息，黑天轮带着强大的黑气向三人飞来，后面的刀剑双煞也动了，一左一右攻击青色长衫身后的一男一女。黑衣人既然可以看出一男一女的功力，刀剑双煞又怎么看不出来了，他们想一招击败青年男女，在合力对抗穿青色长衫之人。

青衣长衫之人又怎能看不出他们的目的，全身内力释放，只听见风声在耳边做响，刹那间一面无形的墙壁出现在他的身前，对方三人的攻击完全落在了墙壁之上，而后反弹了回去，他自己在承受了三人的攻击以后也后退了三步，嘴角流出一股血液，看样子受了轻伤。

“厉害，以一人之力抵抗我们三人的攻击，又以内力结合风之力形成一面风墙，不难看出在下是冷杀门中的‘风杀’吧！”黑衣人没有在攻击，缓缓地说道。

“不错，我就是风杀。”青衣长衫之人，也就是被对方称为风杀的人说道。

“既然你承认自己是风杀，看样子我们今天要拼一场了。”黑衣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

风杀冷笑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缓缓地说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怎么仇恨，今天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如果真的要兵刃相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好，不愧是冷杀门年轻一代最出色的杀手，既然你这么说，今天我就给你一个面子，如果下次我们再相见，那就用实力说话吧！”黑衣人说完后，对身后的刀剑双煞说道，“我们走。”

话落，三人从地面上消失了，仿佛没有出现过一般。

“师兄，你没事吧！”后面穿白色长衫的人慌忙走了上来，搀扶着风杀。

接着，女孩也走了过来，疑惑地说道：“刚才他们的实力明显在我们之上，为什么会突然放弃攻击了呢？”

风杀摇摇头，说道：“我没事，至于他们为什么放弃，我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他们，对于别的事我们无权知道，也没必要知道。”

两人听见以后没有再多问什么，站在一边不再说话。

许文天这个时候走过去了，对风杀等人说道：“真是麻烦你们了。”

“许先生客气了，这是我们的任务。”风杀的话依然有些冰冷，让许文天不禁怀疑，难道杀手都是这么一副很冷酷的样子。

许文天尴尬地笑了笑，对身后的手下说道：“继续前进。”说完抱着段尘风走进了先前进入的那个马车。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段尘风醒了过来，他看见身边的许文天，忙问道：“许叔叔，你没事吧？”

许文天笑着抚摩着段尘风的头，说道：“我没事。”

段尘风松了一口气，道：“刚才我担心死了。”

许文天看见眼前的孩子，和他担心的样子，不由得把他搂在怀里，想到刚才段尘风舍命救他的样子，忙问道：“孩子，你以前学过修真之法吗？”

段尘风不想骗眼前之人，点点头说道：“学过一点。”

许文天看着眼前的小尘风，仿佛是看自己的儿子一般，说道：“等回到家里，我让你和他们一起学习修炼之法吧！”

“学习修炼之法？”段尘风疑惑地说道，“我记得爸爸说修炼之法在平民百姓里面不允许流传呀！”

“是这样的。”许文天笑了笑，“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好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宇宙中平凡的星球，星球里面只有一个大陆，周围据说都是海洋，这个大陆也就是神州大陆，在大陆上只有一个国家，国家的名字叫做‘天下’，除了修真之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天下国的子民，本来这个星球上是没有修真的，国家也不止一个，那时候各个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后来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哪里来的，他们教会了其中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修真之道，然后就消失了。修真人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一个修真人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抵挡上万的军队。后来这个国家的修真之人略有小成的时候，开始了向其他几个国家的侵略战争，其他国家看着修真之人的强大，纷纷放弃了抵抗，不出半个月就统一了整个神州大陆，建立了天下国。天下国建立以后，先是召集了所有的修真之人，给一部分人划了一些领地，让他们养老，另外让一些人留在皇宫中，以免发生什么变故。其实这行为是每一代君主都会做的事情，削弱自己手下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样的安排，修真之人当然不会拒绝，因为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人都想通过修炼达到长生成仙的境界，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国家的太平放弃了安静修炼的机会。这些拥有领地的修真之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的修真门派，迄今为止修真门派已有上百之多。所以除了修真门派的人以外也可以看到修真之人，在天下国本来只有皇宫里面有修真之人，后来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让各地的世家学习简单的修真之法，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世家内的修炼版本都少了最后四层，也是最重要的四层，无论他们如何修炼也只能是国家中的高手，而不能成为修真界的高手。其实能把前六层全部学会就已经很难了，现在的修真门派中，真正能把前六层修炼成的也没有多少人。不过修真之人在天下国都是很受尊敬的，修道之人有着不一般的待遇。无论是世家的修真之人，还是修真门派的，他们都属于天下国，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回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现在的修真之人才有极高的待遇。”

世家？难道许叔叔也是世家之后吗？段尘风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多问，静静地